

書叢藝文益羣

人工張飛虎

著 濯 康



行刊社版出益羣

821
00303

書前文後

虎飛張人工

著 羅 勇

AG36103

行刊 社版出益青

• 1949 •

羣益文藝叢書

• 人工飛虎 •

刊行者：

著者 康 濯

發行人 吉 少 甫

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

基本定價 五元二角

印刷者 中國印書館

羣益出版社

上海(〇區)武昌路四七六號
北平寶玉胡同九號

有版權：滬1(0001—2000)

目次

工人張飛虎.....	一
堡壘.....	六
明暗約.....	一〇五
吃的當了英雄.....	一三

工人張飛虎

上

— 1 —

每天大早，在這個城市的南大馬路上，人們總看見一個壯小伙子，騎着輛自行車，像射箭一樣往東飛過去；到半後晌，人們又會見他還騎着車子往西飛。這騎車子的技術挺不賴：馬路上每日擠擠鬧鬧，行人車馬誰不小心就難免挨碰，可是他騎着車子，還總是兩手不扶車把，兩腳不停地蹬着腳蹬子，從車馬行人縫裏直往前鑽；有時碰到汽車甚麼的，實在鑽不過去，他便使右腳猛擦車子後帶，「吡」地一下，車子停住了，嚇得旁邊的人忙閃過一邊，並回頭看他，他卻一動不動地穩坐車上，誰也不睬，歪着頸子吹起了口哨；等路通了，他身子一動，車子就又跑了，只

4767

把口哨聲丟在後邊。

他是這個城市電業公司有名的工人，年歲不到三十，工齡卻有了十三年。他從十八九上就是頭等外綫技術工人，現在更是公司裏數一數二的好手藝，不論上桿子、安裝電燈電話、修理變壓器和收音機、無線電、他是樣樣拿手，這二年他的營生並且已經不怎麼動手了，公司裏每有大的出勤活，多是他領班，他查看查看，指點指點，三言兩語一說，別人照他的吩咐一辦，保管順順當當，馬到成功；他在這上頭的技術，比他騎車子是還強得不能說。

他這人手藝出衆，脾性也跟別人不同。提起他的名字，不用說，他會挽起袖子，露出左胳膊，那上面刺畫了一隻長了倆翅膀的老虎；他告你說：『兄弟姓張，張王李趙的張，名字就叫這：』他便右手拍拍胳膊上烏藍色的飛虎：『飛虎！』他跟人說話，也是這樣，作兩個動作，說一兩句，乾脆利落。他營生倒不賴，每日按時上下班，從不誤點和早退，但下工鐘點一到，卻天大的事也不與他相干，他跳上車子就跑，好像有甚麼緊急事要去辦一般；其實他下工以後又並沒甚麼事，只是沿

南大馬路回家，路過小市場，就聽聽落子，吃點零嘴，買兩件估衣，上五金攤上轉轉，見了心愛的電器、車子零件，就跟人家估搗半天，講價還價，買定了，便跳上車子，吹着口哨，心滿意足地回家去了。

他家住南大馬路西頭一個小院裏，院裏兩間北屋兩間南屋，共住着四個工人：他住北屋兩間，東間是他的一個拜把兄弟，叫黃武，北平人，本市自來水廠工人；南屋一間住了個姓崔的老頭，人們盡管他叫老崔，也和張飛虎同在一個公司裏作外線活；再一間，是個二十掛零的小青年，人們叫他小李，發電廠的工人。他四人同住一塊的日子不短了，但張飛虎除了短不了和黃武打交道，別兩個是從不怎麼理睬；他要就不在家，在家就多半在屋子裏鑽着，他的屋子是這院裏最好的一間，屋裏擺設得熱熱鬧鬧，滿是五金破爛，沒事他就捉摸、拾掇，短不了鬧出個甚麼怪玩意兒來玩玩，他的車子也是他自己使零件配的。他也好跟別人拾掇傢俱，聽說誰的電器物件或是車子壞了，他便立時跑去搶着修理，並且不要錢，誰要故意逗他，不讓他修，他生氣跑了，但一會卻又走來，跟你動手動嘴地扯皮，非讓你答應

不行；趕他修好了，你若說：『張飛虎你把式真不賴！』他便笑着說：『可別客氣！沒能耐，多多包涵！』從此他就看着你夠朋友，跟你常來常往，吃穿也能不分。但你若故意說：『這修理個甚麼啊！這不是開玩笑？』好！他可一言不發，動手就把物件拆卸成原來的壞模樣，說聲：『你另請高明！』誰要擋住他不讓他拆，對他說：『君子動口不動手嘛！張飛虎你先說說不行？』他一膀子把你碰開，拆完再說：『我張飛虎生就的先小人後君子！我揍了你個雞巴禽的再說！』他在公司裏領班幹活，如若別人不聽他吩咐，或是聽他吩咐也幹不成，他也是一發火就先動手傷人，伸出個巴掌把你推得遠遠地，自己出手幹好了，回頭才訓唬人道：『你學的甚麼雞巴手藝？』就因為他這股「降」脾氣，人們背地裏短不了說他是張飛，是猛虎；不提防被他聽見了，他就又動動手腳，並訓唬人道：『老子張飛虎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誰們雞巴瞎說？張、飛、虎！不多不少！知道麼？』這麼直鬧得人們哭不是笑不是。

張飛虎就是這麼個出衆的人物。他同行的工人，差不多誰也挨過他訓唬，誰也

怕他恨他，但誰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把式；公司裏邊，也實在覺着他彆扭，爲他惱火，但卻也實在看重他，奈何他不得。他自己也就仗憑了這，衝衝闖闖，不怕天塌，不怕地崩。

二

不過，他張飛虎卻也着怕過一回，那是一九四五年九月，日本投降不久，八路軍剛要解放這個城市的時候；他怕人家共產共妻，三十六殺。當時他把兄弟黃武告他，說共產黨怎麼壞，共產黨怎麼不要工人，怎麼破壞機器，並一個勁拉他去北平，保證他有工做；可他是從小沒離過這城市的，不免磨磨蹭蹭，一時決不定：正在這時，八路軍打進來了，黃武沒顧上叫他就跑了，他後悔的不行，担驚受怕地直在家裏睡了一天一宿。

第二天，跟他輕易沒打過甚麼交道的老崔，忽然跑到他屋裏來悄悄說：『張飛虎！我去公司裏來看，公司裏有了八路軍，叫咱們上工去哩！還說是給咱們發雙

薪。小李也去他們廠子上工了，你看咱們這不去怕不行吧！」他從床上爬起來問道：『公司裏機器沒事麼？』老崔說：『沒事，聽說是有幾個伙計怕人破壞，給看管了三天三宿，人家八路軍還獎賞他們哩！可市內市外線壞得不少，正是咱們的緊活。』他又問：『人家沒說共產殺人？』老崔說：『可沒，那人們是再不能和氣啦！人說那些話是日本鬼子唬弄人的。』他一聽說這，馬上就翻身下地，車子推出門，直上公司去了，後邊老崔兩條腿緊追緊攆，走出大門，卻連他個影兒也沒見着。

到黑夜，張飛虎心眼就平安得一點事也沒有了。他見到老崔說的那些都是真的，並和共產黨的工作人員說了話打了交道，覺得這些人還挺痛快，於是他一邊盤算着怎麼捎信叫黃武還回來，一邊自己照常上工，每天這裏跑那裏跑，盡是又大又重的外線活，忙得他頭一身汗還沒乾，就又出第二身汗；公司裏的工作員們見他這樣，就短不了誇說他獎勵他，他一高興，沒事便也給人們修理個電器傢俱，並且還給貼零件，人家給他錢，他就說：『使吧，不好使可多包涵！要說這錢麼，我有話在先：給錢就不修理！你們莫非看着我張飛虎這麼不夠朋友？』人們都大笑起來，

這個拍拍他肩膀，那個看看他胳膊上的飛虎，有的說：『到底是工人，痛快！』還有的就請他吃飯抽煙喝茶，他便告人家：哪裏的煙好茶葉好，哪裏的餛飩包餛飩貼好……有個工作人員還跟他出去吃過一回，二人有說有笑，那工作人員就告給他甚麼工人階級啦，勞動創造世界啦，他聽着也很對心服，對人家是甚麼也敢說。當時還有些工人腦筋不開，對共產黨是又喜又怕，像老崔就是；他便給人宣傳道：『怕甚麼？這叫翻身解放！你沒聽說？咱們叫工人階級創造世界，共產黨就是給咱們服務的！你怕個雞巴？』人們鬧不清的，工作還是不前不後，他卻滿心歡喜，渾身帶勁，每日來往的自行車跑得更快。

三

不久，公司整頓好了，工人們籌備成立工會，大夥選籌備委員，選了剛解放時候保護機器的幾個工友，張飛虎也被選上了；當時他登台講話道：『各位！咱們工人創造世界，工作很是重要！兄弟沒甚麼能耐，大夥要選我嘛，我也不能不幹；可

以後大夥就得聽我指點調撥，不興不服！兄弟有話在先，各位多包涵。」他說完，市工會幹部接着就解說了一陣甚麼叫民主和領導的，意思是說張飛虎的話有毛病；但他沒聽，他到一邊抽煙喝水去了。

開過會以後，籌備會分配張飛虎領導三個工人小組，並負責佈置工會辦公室和俱樂部，自此他每天下了工，就置備、安裝各種傢俱，一個人忙得滿世界轉，把佈置的屋子擺設得像雜貨破爛攤。等他安頓好了，委員們開會檢查工作，要他報告，他道：『這還用說？你們看那屋子去不就得了！』於是有人給他提意見說：『你那屋子佈置得不像個正經模樣，連個毛主席像也沒有的！』他忙道：『那好說，買一個就是；再不你們誰找個像片，我描着畫一個也行。又有人問他：『你一共花了多少錢？』他道：『誰那記性那麼強啊！反正大夥給我五百塊，我自己也有六七百的，也製辦了傢俱，也有我的吃喝，一歸堆都花了，還欠了些賬。』這真叫大家瞪着眼開不得口！後來誰又問他：『你那三個小組怎麼樣？開過幾回會？討論些甚麼？』他見人家老問，不高興了，便仰着頸子吹了兩聲口哨，才說：『我張飛虎又不能五

馬分屍！也沒有三頭六臂！那些事我指派給組長了，你們不會問人家？』他一傢伙把會鬧僵了！但一會，人們卻慢慢批評開了他，這個說一套翻身解放的道理，那個說幾句工人階級的責任，接着就是他沒有計劃啦、光一個人忙也吃力不討好啦、銀錢手續不清啦……大家一點也不含糊，直惹得他火氣從腳底冒到頭頂；他看看四周，卻見衆人裏邊除了一兩個有點手藝的，又多是普通工人，這更叫他火上加油，不覺往起一蹦，一脚踢開了面前一張小沙發，狠狠往桌上拍了一巴掌，嚷道：『我張飛虎哪一門不如你們？你們就這麼不給我留面子？老子也是大夥選的，我也有話在先：叫我幹我就是個這！不叫我幹我開路！我還怕閒着歇得慌？』說完，他背轉身就衝出門外，跳上車子跑了。

此後他再也不管工會的事。公司裏和市裏工會派人和他談話，都是左打勸右解說的，他卻不啻不理，並覺着共產黨這一套真膩外；有時實在沒法，他就說：『我是憑手藝吃飯！我手藝上頭要有差錯，你們罰我揍我，我沒話說；可這工會的事，不幹也不能由我？八路軍不講的是民主麼？我就是給工會多買了點傢俱嘛！多不過

我包賠就是！還有甚麼說的？』人們見一時說不轉他，再說誰也是很忙，就把他攔到一邊了；他也樂得自由自在，下了工，愛幹甚麼便幹點甚麼。

四

趕過了年，忽然市政府和市工會來了好幾個幹部，在公司裏住着，成天抓住空閒時間召集各種大會小會，鬧得滿世界忙。張飛虎倒沒怎麼關心這事，他輕易不去參加會，去個一回半回吧，反正也不聽也不說，默坐着望着個收音機或是變壓器的，心中想他那些上天入地的稀罕事，坐膩了，就抽抽煙，口袋縫裏，掏點甚麼吃剩的渣子吃吃，對誰作鬼臉，逗得人們忍不住笑了，他卻不聲不響，很像在正經地聽會上講話一般，心中暗自得意。

但這樣的會他參加了幾回，有一回又當真聽了聽人們講話，卻不由的他不動心。原來市裏的幹部是來幫公司裏整理組織、正式成立工會的，不久並且把現在工會籌備會的正副主任，昇成了公司裏的科長股長，工會正式選舉，又新選上了幾個

他平日不看在眼裏的人，連老崔也是一個，他張飛虎不光沒人選，而且大會上還有人批評他；他生氣也不頂啊！心想人家有甚麼能耐？咱就幹不了股長委員？不想那些吧，心眼卻總有個甚麼物件放不下！嘿！緊接着又開會說是叫大夥評定工資，評定條件不光是憑技術，還要看甚麼工作態度的！咱張飛虎滿世界仇人，可不要吃眼前虧麼？真想不到共產黨還有這麼一手！正在這時，市工會同志找他談話，這人倒喜眉笑眼，跟他擦肩摩耳地，誇獎他的手藝，問訊他光景好麼，對公司有甚麼意見麼，又和他談說過去的工人和現在的有甚麼不同，還說有缺點錯誤的改了就光榮，這他倒聽得進去，滿覺着這人夠朋友；他又正担心着評定工資的事，因此便順水行船，承認了他一些缺點，並且在評定工資的大會上，登台坦白道：『我張飛虎辦工會那會，銀錢手續不清；平日我好訓唬人；我不愛參加會：這都是錯誤！我坦白，我改，銀錢我包賠！請各位別客氣，多提意見多包涵！咱們這會是新社會的工人階級，我一定進步！』不想他這坦白人們卻不滿意，並又對他批評了一通，好在他聽批評也多了也慣了，就像耳邊風吹吹吧，說聲：『我接受，同意，我都改！』便不

結記了。隨後評定工資，原來主要還是看技術，他還是每月三百五十斤小米，還是數一數二的，比那些工會委員都高，比經理科長也差不了甚麼；這麼一來，他心中的甚麼物件放下了，心想：共產黨也不過是這樣的！於是他算抓住了一條真理，短不了跟人說：

『工人創造世界！有手藝呀，走遍天下有飯吃；沒手藝，哼！住在金山上也是白瞪眼！』

五

他又是車子來車子去，口哨吹着八路軍的新歌，大早上工後晌回，不誤點不早退，可也不多幹活；他的脾性倒也改了點，不怎麼動手出口傷人了，但不小心鬧回把，一接受批評就完事；公司裏大小會能躲就躲，躲不過，趁會開到半路，出來小便就一溜煙。他工資着實不少，比起過去的，的確好得不能說，家裏又光桿一人，心下便有了個新想頭：翻身解放了的，該娶個媳婦！於是他每日跑戲院逛落子館，檢

女人多的地勢鑽，不過這上頭他從來自認能耐不大，想起他那把兄弟黃武，那傢伙來這一手真行！他在，保管三天就辦喜事！給他捎信吧，交通又不通，也沒合式便人！好吧，反正甚麼不是闖出來的！有錢使得鬼上樹，自己闖曄！有一回，他天黑了才聽說新光戲院晚場好戲，十幾個坤角都出台，他忙跳上車子飛了去，嚟！不想門口早掛了「客滿」牌；不管，往裏進！查票的擋住了他，他說：『我買票！』『早不賣票了！』『唏！咱一個工人，加班重活剛下工，瞧瞧戲，明個天不明又上工的，不行？你知道這會是甚麼世道？』人家卻也是一套新道理，不讓他；不想旁邊一個照管戲院的工作員卻說：『外邊再沒人啦，讓他進去吧！一個工人，辛辛苦苦的新編八路軍事情的曲子，到大半夜，卻搶佔了緊挨台子的桌子，煙茶點心一吃喝，學着過去黃武的架勢，拿一把零票子往桌上一擱，腿翹起來，閉眼靜聽，等到唱曲女人下來收錢了，他也不睬，人家求半天，他才眼一睜，嚟往桌上票子指指，說聲：『拿吧！愛多拿少拿的！』人家當然不敢下手，他就這麼開開心，並又闖了一